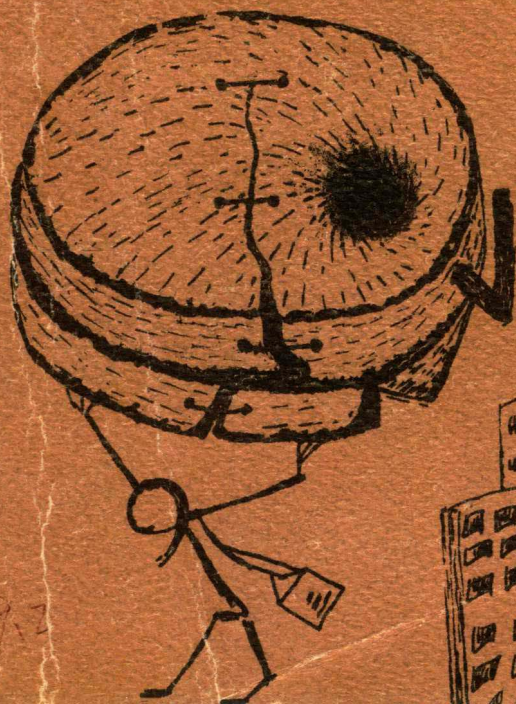


▼ 瓦城上空的麦田

夏
著



124156-7492

瓦城上空的麦田

鬼子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瓦城上空的麦田/鬼子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4.1

ISBN 7-5313-2691-4

I. 瓦… II. 鬼… III. 中篇小说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9911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	印张: 8.375 插页: 2
字数: 184 千字	印数: i—10 000 册
2004 年 1 月第 1 版	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常 晶	责任校对: 白 光
封面设计: 耿志远	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第一部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==001

第二部 瓦城上空的麦田==067

第三部 被雨淋湿的河==179

鬼子：通过考验/李敬泽==245

鬼子的“鬼”/程文超==251

鬼子悲悯三部曲附录==263

鬼子漫画/鬼子 作

漫画鬼子/伟光 等作



上午打瞌睡的女孩

我的遭遇是我的父母造成的。

首先是我的母亲，因为她偷了别人的一块脏肉。

那块脏肉并没有多大，听说也就三两多四两的样子。那是一个早上。那个早上下过一点小雨，地面有些脏。那块脏肉是怎么掉地的，那卖肉的大婶自己也不清楚，听说她还来来去去地踩过了好几脚，捡起的时候，她曾吹了几吹，可怎么也吹不干净，便丢在了桌子的一角，那是一个不太干净的地方。在她想来，那样的一块脏肉，谁还会掏钱呢？

我母亲也是这么想的。

所以她看到那块脏肉的时候，心里嘭的跳了一下，就站住了。

母亲想，只要把水龙头的水开大一点，或许是可以洗干净的，就是洗不干净也没关系，下锅的时候少放点盐，多淋一点酱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母亲的手里当时拿着一把菜花。她看了一眼那位卖肉的大婶，发现她没有注意她，就把那把菜花悄悄地放在了那块脏肉的上边，然后挤在别人的身后，装着也要买肉的样子。她当然装不了多久，她



的心当时相当的紧张，等到那位卖肉的大婶忙着给别人割肉的时候，她马上把那块脏肉抓进了她的菜花里。可她没有想到，有一个人早就把她看在了眼里。那个人就在她的身后，也是一个卖肉的，但他没有把她喊住。如果他当场喊了一声，也许就没有了后边的事了，因为母亲可以说，她是无意的，她只需要把那块脏肉放回桌面上，就了事。可是那人没有吭声，他让我母亲把肉偷走，他说他最恨的就是偷肉的人，所以他让她把肉偷走，他要等着她的好看。我母亲走出五六步的时候，他才抓起了自己桌面上的一根腿骨，朝那位大婶的桌面丢了过去。那是一根很大的腿骨，落下的地方就是那块脏肉被抓走的地方。骨头落下的声音惊动了那位大婶，她跟着就尖叫了起来，她说谁要你的骨头啦，拿你的走！她以为他在跟她戏耍。听说没人买肉的时候，他们也时常无聊地闹些那样的事情。那位大婶抓起那根骨头就要朝他扔回来，就这样，她发现她的那块脏肉不见了。

随后发生的事情，谁都可以想象。

那位大婶举着那把割肉的尖刀，从桌子后愤怒地跳了出来，朝我的母亲扑了过去。

母亲出事的当天，我很丢脸，也很气愤。

我曾气冲冲地走到她的床前，我说妈，你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了？

母亲居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她两眼傻乎乎地望着我，她说，她没有吃错什么药，她什么药也没有吃过。

没吃错药你为什么要偷别人的肉呢？我说。

母亲这才把脸塞到了枕头的下边，背着我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

我当时也哭了。

可我说：哭有什么用呢？我说我爸爸知道了你怎么办呢？

那些日子里，父亲的脾气本来就不是太好。他总是天亮出去，天黑了才回来，脸色总是灰土土的，像是整天到处碰壁的样子。母亲曾不止一次地问过他，你整天都在忙些什么呢？父亲一听就两眼冒火，他说干什么管你屁事？你以为活路就那么好找吗？母亲听了当然难受。母亲觉得，不管活路好不好找，你总要尽快地找到才是道理，因为你是这个家的主子。母亲说，家里要过日子，不能老是没有钱呀。就为着这样的话题，他们时常吵到深更半夜，吵得我也常常睡不好觉。

可怕的事情就这样跟着来了。

那是母亲偷肉后的第五个晚上。父亲可能是那天才听到的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家吃的是麻辣豆腐，那是我买的，也是我烧的。我一共买了三块，一人一块，每块五毛，母亲给了我两块钱，我把五毛还给了母亲。父亲却望都不望我煮的那碗麻辣豆腐，他一口也不吃，他只埋头扒着他的饭。父亲的饭量原来是每餐一两碗的，但那些日子里，已经改成每餐三四碗了，也许是因为没有肉，也许是因为整天的在外奔波。但那天晚上，他只扒了两碗就停住了。我知道情况不对了，就悄悄地也放下了碗来。望着父亲那只空空的饭碗，我心里也空空荡荡的，我那是心里发慌。

母亲跟着也停了下来。

都知道父亲要愤怒了！

但谁也不会想到，父亲竟会拿碗当做发泄的对象。

父亲突然站了起来，咣的一声，把自己的饭碗砸在了地



上午打瞌睡的女孩



上。那些破碎的碗片在灯光下到处乱飞，吓得我们赶忙往后站了起来。

我看见母亲的身子不停地哆嗦着，样子异常可怕。

父亲随后又摔烂了两个。一个是菜碗，一个是母亲的饭碗。随着咣咣的震响，屋地上到处都是破碎的碗片，还有饭，还有那些我烧的豆腐。奇怪的是父亲没有一句骂人的话。父亲当时还想摔。剩下的那个碗是我的，可我没有给他，我把碗首先抢到了手上。

我的饭还没有吃完。吃完了我也不会给他。

父亲在桌上扑了个空。但父亲的愤怒却没有完，他猛地飞起了一脚，把饭桌踢翻在了地上。

那个晚上，除了母亲呜呜的哭声，屋里没有人说过一句话，就连轻轻的一声咳嗽也没有。一切都默默地发生着，又默默地承受着，直到凌晨五点左右的时候。父亲可能是一夜都没有睡着，他早早地就爬起了床来，把屋里的灯开得通亮。我是被灯光惊醒的。我的眼睛刚一睁开，就看见父亲背着一个很大的行李包，走到了我的床前。父亲像是要跟我说句什么，我耸着耳朵听着，却什么也没有听到。父亲站了一下，伸手在我的头上摸了摸，就转过了身去。就在这时。母亲出现了，她哧的一声跪在我的房门口上，把父亲的路给堵住了。

母亲的情景让人心碎！

我在床上坐了起来。

母亲跪在地上呜呜地哭着，哭得比晚上更加要命。

母亲说你想丢下我们不管了吗？你能告诉我们，你要去哪儿吗？

父亲没有回答。



父亲只是恶狠狠地吼了一句，你给我滚开！

母亲没有滚开。母亲跪着不动。

母亲说，你就这样丢下我们，我们怎么办呢？

父亲说怎么办你还用得着问我吗？

父亲说你可以去偷呀！

父亲说你不是会偷吗！

父亲说，不都说你是工程师吗？你脸都不要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办吗？

说完，父亲抬起了他的长腿，从母亲的头上突然跨了过去。

看着父亲的那两条长腿，我一时惊呆了。

父亲怎么能从母亲头上跨过去呢？我觉得父亲不可以这样的。蹲在那里的母亲又不是路上的一堆粪便，怎么可以这样跨过去呢？母亲只是偷了别人的一块肉，那是她的不对，可她不是粪便呀？她偷了肉你可以愤怒，你可以把她推往一边，可你怎么从她的头上跨过去呢？

我心里说，父亲是不是也吃错了什么药了？

我的眼里忽地流下了一串串的泪水。

母亲也被吓傻了，她就那样一直地跪着，哭着，她没有想到就因为那三两多不到四两的脏肉，竟然要付出这么伤心的代价。直到我父亲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完全消失的时候，她才突然地站了起来，把我从床上愤怒地拉下。

她说你还坐在床上干什么，还不快去把他追回来。

她说，你不想要父亲啦？

我的脑子轰的一声，头皮都炸了。我光着脚就往楼下追去。那时，天还没亮，长长的楼道里，被我跑得咚咚地震响。有人以为是不是谁家闹了歹徒了。有时我就想，真要有



上午打瞌睡的女孩



歹徒进了我们家里，结果也许都不会那么让人伤心。我后来没有追上我的父亲。父亲早已经不知了去向。我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。我在楼脚下孤零零地站着，一直站到了天亮。

那天早上，我的脑子里全都是父亲的那两条长腿。

我的家从此变得阴沉沉的。

母亲动不动就问我，听到你父亲的消息吗？

我说没有。事实上也没有。

母亲说，碰上认识的就问问。

我不敢问。你说我怎么敢问呢？

我说问了又能怎么样呢？

母亲就愣在那里，似乎被我的话给问住了。

但她总是告诉我，我们不能没有你的父亲，他要是死不回来，我们怎么办呢？

母亲说完总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，觉得自己真是该死，她说我为什么要偷那一块脏肉呢？你说我为什么要偷呢？我真是该死呀！

说多了有时我也不想听，我只好求她，我说妈，你别说了好吗？

她只好默默地闭上了嘴巴。

母亲的身子本来就不是太好，这样一来，就一天一天地蔫了下去。有时，我已经放学回家，她还半死不死地躺在床上。她说饭我还没煮呢。我只好直直地走进了厨房。

菜可以没有，饭总是要吃的呀！我们哪能因为有了父亲就不吃饭了呢？



不久，也许是一个月吧，也许不到，母亲终于听到了父亲的消息。

母亲是去卖菜回来的路上听到的。母亲那天去的是南门菜市。她买的不是青菜，也不是豆腐，而是一小袋的萝卜干。那萝卜干其实也是挺不错的，只要多放一些辣椒粉，吃起来还是很下饭的。她提着那小袋萝卜干正往回走，突然碰着了一个人，那是他们原单位的老李。老李已经好几次看到她买萝卜干了，但往时他没有做声，只是对她点点头就过去了，这一次，他却犯了病似的突然尖叫起来。他说你怎么还整天地就买这个呀？母亲想把萝卜干收到身后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母亲的脸色一下就红了起来，她把那袋萝卜干紧紧地捏在手心。她对老李说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老李就又尖叫了起来，他说他不是回来了吗？我母亲一愣，她知道老李说的是我的父亲。本来，她是想尽快走过去的，这下就突然站住了。她说你说什么？老李说寒露她爸爸不是回来了吗？我母亲惊奇地摇摇头。她说什么时候回来啦？连影子都没有回来过。老李就说回来了，他早就回来了！

我母亲说是你看到的？

老李还是不肯相信，他说他真的没有回过家？

我母亲又摇了摇头。

老李连忙把我母亲拉到了路的一边。他说我告诉你吧，他现在有钱啦！他就住在瓦城饭店的老楼里，跟四川来的一个妓女住在一起，已经住了五六天了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母亲眼睛一黑，差点倒在了地上。

母亲说是你看到的？

老李说当然是我看见啦，他还给我烧了他的烟呢，你知



上午打瞌睡的女孩



道他现在烧的什么烟吗？他发了财啦！我母亲说，你不要骗我。老李说我骗你干什么呢？你说我骗你干什么？我母亲还是有点不敢相信，她说他怎么会发财呢？老李就说，他不发财他怎么敢跟那些妓女住在一起呢？你知道那些妓女一天要收多少钱吗？我母亲不知道，我母亲好像从来没有听别人说过。老李便告诉我的母亲，他说每一天最少三百块，没有三百块她只给你摸一摸，她不会给他包房的。

母亲像被重重地敲了几棒，呆呆地站在马路上，半天走不动路。她想马上跑到瓦城饭店的老楼，去看看我的父亲是不是真的回来了，可她不敢。晚上炒萝卜干的时候，她也忘了放上辣椒粉了，我还以为是没钱买了，也没有做声。慢慢地咽完了两碗饭，就忙我的家庭作业去了。母亲吃完饭便一直坐在饭桌的旁边，碗也不收。我问她妈你怎么啦？她说快点做你的作业吧，做完了我告诉你。我说什么事你说吧。她却坚决不说。

偏偏那个晚上的作业又是特别的多。

我们来到瓦城饭店的时候，都深夜十二点了。

瓦城饭店的总台却没有我父亲的住宿登记。

瓦城饭店的老楼一共四层，哪一层的楼道上都是空空荡荡的，就连各个楼层的服务员都不见踪影。我们上了一层是空的，再上一层，还是空的，我们上去了又下来，下来了又上去，就是碰不上一个人。我想喊一声父亲你在哪里，母亲却说别喊。她怕别人骂，怕别人把我们赶走。

望着空荡荡的楼道，我说那我们怎么找呢？

母亲便拉着我，将耳朵紧紧地贴在房门上。她说看不到

悲
情
三
部
曲

008

人我们就找他的声音。她说我父亲的呼噜声，她到死都能听得出来，她不信我父亲跟了那些女的睡在一起就没有了呼噜了。第一个房没有，我们便听第二个房；第二个房没有，我们就听第三个房，一个房一个房地听下去。有的房间有呼噜的声音，有的房间却没有；有的房间里有人还在说话，有的房间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，只有一种很奇怪的响声。

没有哪一个呼噜像是我父亲的呼噜。

母亲说不可能。她说只要他打呼噜，我不可能听不出来。

母亲说，他可能还没睡。

她说你有没有听到他还在说话？

我摇着头。我当时有些困了。我说听不出来的，我们回去吧。

母亲却不动，她的眼睛突然盯着房门上的天窗。她说我们从上边往里看一看吧。

望着那些高高的天窗，我说怎么看呢？

母亲扫了一眼空荡荡的楼道，我知道她想寻找能够垫高的东西。但空荡荡的楼道里空空荡荡的。我说算了，我们先回家吧。母亲却突然拉了我一下，她说回什么回？然后把身子蹲在门边，她说，我在下边你在上边，你从天窗往里看一看。

我心说这样怎么行呢？看着母亲那瘦弱的身子，我就感到害怕。我怕一脚就把母亲的腰骨给踩断了，就像咔的一声踩断一块脆弱的玻璃。

我连忙说，不行的妈。她却将手扫过来，把我的腿拖了过去。

她说别啰嗦，上来吧。

可我的脚刚刚踩上去，第二只脚在空中还没有落下，母亲的身子便猛然往前一倾，咚的一声，脑门儿撞在了前边的门板上。



上午打瞌睡的女孩



我们俩当时都吓慌了。我们收缩着身子，谁都不敢做声。我们怕惊动了屋里的人。但屋里却没有任何的反应。

过了一会儿，母亲又把身子蹲到了门边。

我说不行的妈。

她的脸便突然要愤怒的样子，她瞪着我，连话都没有再说。

我只好又慢慢地踩到了她的肩头上。

这一次她先紧紧地抓住了门框。为了减轻母亲身上的重量，我也紧紧地抓着头上的门框，把身子极力地往上托，但母亲的身子总是往下一沉，沉得我心慌慌的，好像好久好久，她才顶住了，然后很吃力地把我往上顶着。大约只顶了十个天窗，母亲就顶不住了。她突然地哼了一声什么，我还来不及问她怎么回事，我们就一起重重地倒在了地上。

楼道上的灯光不是很亮，也不是很弱。

我们坐在地板上像两个可怜的小偷。

我说妈，我们还是回家吧？

母亲却没有回我的话，她眼睁睁地看着我，然后突然地对我说，露露，你蹲在下边可以吗？

我当时一愣，我的心好像嘭的一声，落进了一个可怕的深渊。

我望着母亲说不出话来。

母亲说试一试吧好吗？

她说你不用站起来，你蹲着就行了，妈比你高，妈就站在你的肩膀上，好不好？

不好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我想不出母亲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。



我没有做声，我咬了咬下唇，就朝门框边蹲下了身子。刚开始我没有多少吃力的感觉，我紧紧地抓着身边的门框，蹲到第五个第六个的时候，腰骨里就有了一些不同了，开始好像只是有一些难受，慢慢地，就发热起来了，就像有一条毛毛虫爬在腰骨的肌肉里，又热又辣。我发现只是咬住下唇已经没有用了，我就暗暗地咬起了牙来，咬得格格地响，但心里却对自己说，踩吧踩吧，只要能找到父亲，母亲你就是把我的腰踩断了，我也会忍住的。

但泪水却怎么也忍不住。

我的泪水在暗中悄悄地流着，流了一个房门又一个房门，但母亲却一点都没有发觉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当然没有找到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差不多凌晨两点了。上床后我对母亲说，天亮的时候别忘了叫我。我担心我起不来。但第二天早上，没有等到母亲的提醒，我就自己爬起来了。

我怕迟到。

就是那个早上开始，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种昏昏沉沉的东西，因为那种昏昏沉沉的东西，我的眼睛老是不太听话，老是有点黏黏糊糊的，第一节课也还顶得住，第二节课顶到一半就不行了，眼皮越来越沉重了起来，怎么支撑也支撑不住了。

我只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

那节课是语文课，黄老师以为我有问题要问，连忙停下了手中的课本，他指着我问，有什么要问吗？我说没有。黄老师的心里可能说，没有你站起来干什么？你没吃错药吧？



上午打瞌睡的女孩



于是黄老师叫我坐下。我刚想坐下，腰又挺直了，我怕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。

我于是撒了一个谎，说有点不太舒服，站一下就好了。

那一站，我便一直站到了下课。

下完课就是课间操，我不去参加，教室的门都没有出去。黄老师以为我是真的病了，课间操还没有结束，他就找到了教室里。他问我要不要到他屋里找点药吃吃？我没有站起来。我只是侧着头，我说没事，就是有点头昏而已，我说歇一歇会好的。黄老师有点不肯相信我的话，他用手在我的额门上摸了摸，我自己也摸了摸，额门上好好的，没有发冷，也没有发烫。黄老师就说，那你就歇歇吧，注意别影响了上课。他说下一节课是数学吧。我就对他呵了一声。他刚一转身，我又一头扑在了桌面上。

中午回到家里，一进门，我就告诉了母亲打瞌睡的事情。

母亲的回答却是，打一点就打一点呗，打一点瞌睡要什么紧呢？

我两眼傻傻地看着母亲，我知道我无法对她再说些什么。

母亲说，今天晚上我们去早一点。

我说那我的家庭作业怎么做？

母亲却不再理我。她想的只是我的父亲，还有那个四川来的妓女。

晚上，我们刚刚放下碗，她就叫我快把课本拿上。我说做完了作业再去不可以吗？她就朝我瞪起了眼睛。她说叫你拿上你就拿上，你啰嗦什么呢！我心里想，母亲看来要发疯了。早知道这样，你干吗要偷别人的那一块脏肉呢？

瓦城饭店的老楼与新楼之间有一块空地，那是一个不大

悲
惘
三
部
曲

悲
惘
三
部
曲

